

中国名牌电视栏目丛书

有话 大家说

主编 陈海 应启明

策划 周忱 何平

- 还记得巩俐与小高欣真情流露的瞬间吗？
- 还记得“浪子”韩寒大刀阔斧的坐姿与无所畏惧的神情吗？
- 还有魏宗万的笑签“戒烟书”，新移民们的收集户口本……

《有话大家说》与你共同回味一起走过的日子



东方出版中心

中国名牌电视栏目丛书

有话 大家说

主编 陈海应
策划 周忱何平

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话大家说/陈海,应启明主编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1. 2

(中国名牌电视栏目丛书)

ISBN 7 - 80627 - 669 - 6

I. 有... II. ①陈...②应... III. 社会 - 生活 - 中国

IV. 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186 号

有话大家说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

电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: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258 千

印张: 11.25 插页: 2

印数: 5,000

版次: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627 - 669 - 6/T · 202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

序 言

朱咏雷

《有话大家说》创办至今已两年多了,播出的节目也超过百期。这样一个容量颇大难度不小的新闻性谈话节目,应该说已经办出了一定的特色,基本上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。

谈话类节目,在国外电视媒体中是一种发展得很成熟的常规性节目,在白天黑夜的每个时段里,几乎所有的频道,都可以看到这种似乎永不停息的“脱口秀”在上演。然而,谈话节目在国内的兴起,乃至在电视节目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,却是近几年的事。据悉,目前全国各地已有七十余档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,可见观众对它有强烈的需求。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。

《有话大家说》刚尝试的时候,中央台《实话实说》已在前面树立了标杆。与北方嘉宾和观众天然的语言优势相比,上海人会否在屏幕上有出色的谈话表现,什么样的话题适合充分讨论而又不失尺度,主持人如何完成过渡转型,种种棘手的难题等着节目组创作人员去解决。好在大家有耐心,有试错的勇气,有合作精神。终于,《有话大家说》摸索出了一条有别于《实话实说》风格的新路。大量的观众来信,节目播映后热烈的意见回馈,不俗的收视率表现,都证明了这个节目的初步成功。

有话大家说·序言

有话大家说·序言

有话大家说·序言

有话大家说·序言

有话大家说·序言

有话大家说



《有话大家说》触及的话题是广泛的,从交通整治到厕所革命,从村民选举到物业管理,减肥、彩票、环保、基因,民生民情,时尚流行,扑面而来。据观察,凡是贴近老百姓,抓住社会焦点,及时追踪新闻热点的话题,总是最受观众欢迎的。连我们的市长徐匡迪同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,也说他很留意看这个群众积极参与的谈话节目。这也是节目获得肯定的标志之一吧。

现在,部分节目的现场记录,经过编写,与策划、编导札记、节目档案等一起结集成书出版,我想这不但有助于节目资源的二度开发利用,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谈话节目的形态与制作规律,更为其他同行、节目创作人员研究观众的口味、兴趣与内在需求提供一份借鉴参考的资料。

观众永远是电视人读解研究的对象,尤其在电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,如果我们跟不上观众前进的步伐,如果我们应付不了市场变化的挑战,如果我们缺乏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全面创新,过去再辉煌的节目也难免遭到淘汰的命运。

《有话大家说》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节目,也是一个从长远来看成长性良好的节目,希望节目组作为一个学习型、探索型的团队继续努力,不断研究我们的观众,把《有话大家说》办成一个长寿节目。

是为序。



序 / 朱咏雷 1

A

关于说话

说“谈话” / 应启明 3

“动口”的问题 / 江海洋 7

寻找民间口头英雄

——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的几则学习笔
记 / 周忱 11

有话说说说 / 陈村 17

多一点本色 少一点作秀 / 包铭新 19

B

精彩现场

无障碍的障碍 / 25

98 足球总结账 / 38

上海新移民 / 51

家长签名 / 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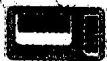
嫁在上海 / 76

戒烟故事 / 84

你给不给孩子请家教 / 100

百姓与律师 / 114

晴朗的天空 / 132



对话 2000 / 142

人体模特儿 / 192

讨债人的苦恼 / 206

老外在上海 / 219

留级状元 / 231

四十五年爱情正步走 / 247

巩俐细说《漂亮妈妈》 / 263

就是爱上你 / 279

毒品,离我远点 / 292

附:我们脆弱的心灵 / 和晶 305

有浪大家冲 / 308



场外余话

在很久很久以前 / 韩寒 329

两次做“托儿” / 张建亚 331

一个文盲对知识分子的仰慕流水账

——参加《有话大家说》节目后记 / 黄

爱东西 334

紫 气 / 何平 341

我身边的这些…… / 和晶 343

说真话 做好人

——与和晶对话 / 348



A 关于说话





说“谈话”

应启明

我们都有一张嘴,除了吃饭,主要是说话。即使病重进不了食,他还能说话,至少想说话。通过语言表达和交流,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。如果以为说话比吃饭还重要,那是错了。婴儿呱呱坠地,吃奶在前,说话在后。吃饭毕竟是生死大事,说话理应更多想着“吃饭”,说得朴素些,实际些。

几乎每天我们或多或少在说话,是件自然而简单的事。但在我们的电视谈话节目中,说得精彩的并不多。可能是我们把简单的事复杂化了,也可能原因本身就有点复杂。

中国传统文化对说话是颇有微词的。孔子说“敏于行,讷于言”,老子更是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”,到清代有俗语“病从口入,祸从口出”,中国历史上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是可以“言论治罪”的,尤以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为甚。长期受这种文化熏陶和政治压力,人们自然更多地选择“沉默是金”。长此以往,简单的说话也就不简单了。当今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方兴未艾,这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和标志,但我们还未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

孩子牙牙学语,用不着特殊训练,更多地依靠语言的环境和实践。但在学校教育这人生重要的语言实践提升阶段,我们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说话。我曾做过语文教师,那时教学方式基



本是老师单向灌输。后来有了一些改进,但通常局限于老师提问,学生答题,罕见自由讨论。

反映到我们的节目《有话大家说》,我发现真正的谈话高手并不是在校的大学生,而是中年人;最受观众欢迎的嘉宾也不是名流专家,往往是平民百姓。两年来的节目,收视率最高的一期是《嫁在上海》,说的是外来妹嫁给上海人的种种故事。嘉宾全是外来的媳妇,虽说她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,但语言生动鲜活,非常个性化。其原因大概是她们并没刻意准备要讲得深刻些,反而说得自然随意,真诚坦率。谈话并不难。简单的是硬化简单为复杂,复杂的是巧化复杂为简单。

说到复杂,我国在电视谈话节目之前,兴盛过大学生电视辩论赛。据说辩手都经过专门的训练。辩论对加强思维和谈话的逻辑性确有益处,但电视辩论正反方由抽签决定,因此场面上双方都在强词夺理,滔滔不绝,心里边并不一定真正同意自己捍卫的观点。这样也就少了切身的实例,少了真情的流露,容易流于作秀。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谈话。那么谈话节目吸引观众的魅力在哪里呢?除了话题因素外,关键在谈话状态,看其是否真实生动,是否多向交流,是否即兴说话,三者之间“即兴”尤为重要。

谈话节目在美国名为“Talk Show”,一般不事先备稿,脱口而出,港台译作“脱口秀”,音义皆近,已被内地观众广泛接受,可见谈话节目即兴的特征。

中国常常把谈话称作聊天,有意思的是,汉字“聊”的形旁不是“言”,却是“耳”。只有先倾听别人说话,才能作出反应,循环反复,自然形成交流。听不到别人说话“聋”了,自己也就“哑”了。看来我们的祖先对“说话”的理解是入木三分的。其实我们平时说话一般也是即兴为多,如恋爱谈朋友,很少有人会事先精心策划背好稿子,准备和恋人怎么怎么说。真的这样,不被人看



作傻冒,也要吓人一跳的。即使是最严肃的政治谈判,双方都有详细周密的方案。但坐到谈判桌上,高手时常会抓住时机,即兴说些幽默风趣的话,而且语义双关,往往成为谈判的突破口。

即兴是谈话节目不可或缺的要素。不论人数多少,是否有名流参加,节目都是讨论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,或叙述某人不平凡经历。强调即兴,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,这正是观众所期待的,也是谈话节目吸引观众的一种方法。如果一个话题从一开始,观众就能大致预料它的走向和结论,那么很少有人会看完这个节目的。

即兴引发的不可预测性,现场的直接效果是气氛活跃,说话欲望提升,并导致人们脸部表情丰富而细腻。或喜悦或悲痛,或得意或尴尬,或兴奋或犹豫……通过镜头呈现出来,绝对的真实,是有吸引力的。也许这就是电视谈话节目优于广播谈话节目的一个因素。由此我想到我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,电视画面的特长如何在谈话节目中体现。不少人主张尽可能地运用外景录像,并在谈话过程中时时插入相关的画面。看似运用电视特点,其实不然。适当插入一些外景录像,作背景介绍和社会调查,确实有助于节目的叙述简练和深度开掘。但如果过度运用,反而会打断谈话稍纵即逝的惯性,使谈话的生动性和真实性遭到锐减。其实谈话节目的魅力,还得从谈话本身中去寻找。关键是主持人能否把现场气氛调动起来,让人们在自然的谈话状态中流露真实的情感。

现在难题轮到主持人了,电视谈话节目毕竟不是客厅聊天,不能漫无边际地闲聊。掌握导向正确,控制话题走向,活跃谈话气氛,示范即兴说话,都是主持人的职责。这里我们同样强调主持人也应即兴说话,而且有更高的要求,要在即兴中出幽默见智慧。这并不意味主持人可以不做案头工作,直接上场随意发挥。



恰恰相反,尽可能广泛深入了解话题的背景资料,熟悉每位嘉宾的经历、观点和表达特点,通过精心设计提问,把编导的谈话结构方案化为自己的思路和语言。惟有如此,主持人才能在现场得心应手,既能控制大局,又能倾听别人说话,作出机智反应,引导话题逐步深入,否则难免会顾此失彼。这意味着谈话节目的主持人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。其紧张程度决不亚于拼搏在世界大赛的运动员。

其实谈话节目和打排球很相似,主持人能否向著名二传手孙晋芳学一下,把各种疑问或讨论点巧妙地传递给副攻打交叉、打背飞,或传递给主攻手一锤定音。排球总是多打几个回合好看,话题只有经反复讨论才能深入。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攻手,把球扣死了。主持人,你愿向孙晋芳学习吗?

自己从事谈话节目的时间很短,只能说些简单的常识。相信随着我国谈话节目的迅速发展,这些常识就可以早点丢进碎纸机了。



“动口”的问题

江海洋

中国人历来对“动口”是十分讲究的,而且又岂止讲究,“动口”甚至是事关君子和小人归属的大事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
“病从口入”、“祸从口出”,这一出一入,令高官显贵、平民百姓都不可免俗地要肃然起敬,不敢胡来。

然而,中国的事自古以来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。你说“病从口入”,可中国的“吃文化”冠天下之首,傲踞世界民族之林;你说“祸从口出”,可全世界最早提出“言者无罪”的却是中国人。

看来,说归说,做归做,该“动口”时就要“动口”。中国人视“动口”为君子之道,岂能让小人、蛮夷占了先机?中国人为食“动口”,胆敢吃遍天上地下的一切飞禽走兽;中国人为说“动口”,可谓到了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的高度,甚至明知是“说了也白说”,还要“不说白不说”。这是何等的执著和悲壮!

当然,不是敢“动口”便可立地成“君子”的。深究“动口”之道,原来还不是一“动”就可了事。君子“动口”者:食不厌精,言出法随;小人“动口”者:村餐野炊,人微言轻。这就好比祥林嫂,即便捐了门槛,也是过不了关的。

毛主席曾经说过:“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?——吃饭的问题最大。”于是他率领我们前赴后继,解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



的吃饭问题。如今中国人不但吃饱了,而且中国菜让全世界人民都吃好了。随着这一大问题的解决,毛主席又号召我们: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。”可惜这一境界始终在似与不似,及又未及的天地中飘忽。看来,如何“动口”说话,成了一件“同志们仍须努力”的大事了。

“说话”二字看似简单,但如不用老一辈们的“拆字”法,是难以悟出个中玄机的。

“说”,“言”、“兑”组合。言者,说也;兑者,兑现也。所谓“言而有信”、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”,大概便是“说”的最基本的原则了。

“话”,“言”、“舌”组合。言者,语也;舌者,发音器官也。用什么语言、什么腔调说话,也是件不可小视的事。

说,虽然也是“动口”,但在什么场合、对什么人、说些什么都是不可造次的。譬如,官说见诸媒体,民说流于街巷,正版、盗版泾渭分明。

“官说”为授,居高临下,因为是对受众的,所以必须有统一的调子,言辞上也无需妙笔生花,因此久而久之,就变成了“官腔”。因为是官腔,所以也必须是套话,以示正宗——名正自然也就言顺了。

“民说”为传,因为没有正宗的渠道、正当的名分,因而也无固定的腔调和套话,虽然听得耳顺,但言传渠道不顺,以致常常在“街谈巷议”和“流言蜚语”之间游荡。

尽管中国文化历来讲究言有“文言”和“说言”之分,但对老百姓可以不苟求,因为谅他也弄不出“文言”来,而对官来说,官话可是要高标准严要求的。譬如,现今的官员和视听媒体“文”、“说”不分,报上怎么写,会上、电视里也怎么说——这绝对不是提倡报纸归报纸写,会议、电视另搞一套,而是,至少在“精神”和



“导向”不变的原则下,我们的官员,我们的电视媒体,能否在说话上更“说讹”一点,能用自己的“动口”使精神、原则更为形象,更为生动一点。如果一味地强调统一,“文”、“说”不分,长此下去,那么“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”便不是桩危言耸听的事了。

好在近年来电视界的才俊们承旧启新,在改革说话上做了许多尝试。

先有“讲演比赛”,让平头百姓上电视讲自己的经历、自己的感受,但不成功。因为虽说讲演的内容不错,但这些讲者一开口全然没有了自己平素习惯的语气语调,他们不知受了来自何方的调教,弄得不像是在“讲”,更像是在“演”,因此,观众很是为之扼腕。

再有“大学生辩论比赛”,参讲者虽说都是满腹经纶,但最终是斗不过自己的语言局限及赛法赛规。结果,正正经经、货真价实的好东西,弄到市井叫卖的地步,不免令人同情。

现今终于有了可以用自己最自然、最熟悉的方式来讲话的节目——电视谈话类节目,它终于使电视从单一、单调的讲话方式中解脱出来,放下居高临下、自命不凡的架子,走向民间,与民同乐。这的确是一大飞跃,因为它有广大的电视观众做后盾,它是向官话、套话的挑战,它使电视从单向走向双向,尽管是模拟的。

“实话实说”虽然办得很好,可名字总是让人不那么踏实,实话可以实说,也可以不实说;实话未必一定要实说,实说的也未必一定是实话。再说了,“实话实说”四个字,如果说者的腔调把握得不好的话,听上去不免有点“老实交代”的意味,终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另外,还有“今日说法”、“有话好好说”,节目办得都很好,但在名字上有硬伤,怎么听都透出媒体自尊的离众之感。



相比之下,“有话大家说”的名字是最好的。多少年来,“大家有话说”,只苦于没机会、没场合。现在好了,上海电视台把大家请去,“有话大家说”,而且听上去颇为亲切、顺溜、痛快。

“有话大家说”虽然“话”还是官话,但经大家一说便即刻有了亲近感,它可以让老百姓以老百姓的方式说,无需官腔,无需套话。这种“官话民说”的方式既保证了官民的统一认识,同时又使得“民说”跳出了街谈巷议,上了档次。另外,有一些正确的东西,因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结果,因而使得老百姓能心悦诚服地接受。

再则,“官话民说”对改革官话、摒弃套话、活跃说话气氛、丰富媒体色彩都是有推动作用的。

由此可见,“口”还是要“动”的,但要有“度”,要有“组织”。“无度”、“无组织”,终究还是会有“病”、“祸”隐于其中,君子、小人终将无幸免可言。